

## 向阳店的故事

宁志荣

小时候,最向往的地方是省城太原的向阳店,对我来说那是遥远而神秘的地方,也是我为之骄傲的所在。那时候,农村的孩子不要说去千里之外的地方,去过县城的都为数不多。刚上小学的伙伴,谁见过老虎豹子?只有我亲眼见过。记得班长很厉害,同学们都怕他,但他对我却十分友善。我去了一趟向阳店,他就和大家围着我问这问那,我绘声绘色地描述,大家听得如痴如醉,那得意劲儿无法形容。

母亲隔上几年总要去一次,去之前与父亲商量来商量去,有时甚至发生争执。印象中有次父亲坐在炕上,母亲斜坐在炕沿,两人好像生了气。她边抽泣边对父亲说,跟上你来到农村二十多年,吃苦受累,回趟太原娘家也嫌花钱,我这辈子命真苦。父亲抽着烟一声不吭,只是偶尔叹气。生气归生气,后来母亲还是去了。其实,母亲每次去向阳店,不只是探亲那么简单,还有一项特殊的事项,我后来才知道。我爷爷从前在运城盐池经商,家里存了许多金银首饰。母亲每次回娘家都要带上一些,换钱贴补家用。

我跟母亲去过一次向阳店。父亲骑车把我们送到县城,然后坐汽车,乘火车,颠簸十几个小时到太

原。下火车后,母亲一手抱着弟弟,一手牵着我,坐公交车到了向阳店。经过几条巷子,看到对面墙上有一幅油画,再拐进一条巷子就是舅舅家。舅舅很热情,马上开火做饭。那顿饭太香了,我第一次吃刀削面浇肉炸酱,而且是白面,大快朵颐。我吃完饭之后转商店,还去池塘看荷花。后来,我们还去了动物园,看到了只有小人书上才有的老虎豹子狮子,这成为我以后向小伙伴吹嘘的资本。

1983年秋,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,母亲高兴地送我上学。这一次,坐火车与以往大不相同,一路听着人们天南海北的神聊,伴随着列车的铿锵声就到了太原。一到向阳店,母亲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,对舅舅说我到太原上大学,一家人十分高兴。舅舅赶忙出去买了几个菜,母亲与舅舅一家边吃边聊天,舅舅还喝了几杯酒。这一次,母亲十分健谈,那份喜悦和得意都写在脸上。两天之后,母亲带我去太原小剪子巷看大姨,她家居住在低矮的平房里。大姨是家庭妇女,姨夫是工程师,十分健谈。接着又去了二姨和四姨家。四姨家在菜园村住,有两儿一女,大表兄已经结婚,女儿高中毕业,刚从浙江探望三舅回家,三舅抗美援朝之后到了浙江工作。母亲领着我把太原的亲戚看遍后,才回到了老家。

不经意间,多年过去了,我已经在太原安了家。有一年夏天,哥哥揽工程路过太原,他告诉我想去向阳店看看,还是小时候去过一次,以后再也没有去。我问为什么,他说那时家里穷,母亲带他要花钱买车票。于是,我与哥哥坐公交车到了向阳店,只见村口建了一座高大的拱门,上边写着三个鎏金大字:向阳店。正逢赶集,大街两旁都是商店,卖服装的、土特产的、小吃的应有尽有,人声鼎沸,熙熙攘攘。我和哥哥东看看西看看,目不暇接。两人兴冲冲来到舅舅家,却见门上挂着一把锁,有点生锈。邻居一个大娘听见动静,问我们找谁,又问是从晋南来的吧。她说以前见过母亲,我顿时黯然神伤,告诉她母亲已经过世,我们就是想过来看看。她说母亲小时候并非住在这里,而是在不远处巷口的一座院子。于是,我和哥哥只好透过门缝看,屋脊有些地方塌陷,窗棂已经断了,窗纸在风中簌簌呜咽。只有门前的槐树依然苍翠,枝干长长伸进院子生长,见证着从前这家人的生活。

我们从巷子走出来,抬眼一看,只见一座旧式的大木门,院墙上挂着一个标志“李氏民居”。我惊喜地说:“哥,这就是姥姥家的旧址!”院门开了一条缝,我们轻轻推开门,只见院子很大,种着许多树木。走进里院,有一排北房、西房和南房,木门和窗户很精致,上有木雕图案,旁边还有石雕狮子,院子中央有一棵老枣树和石碾子。这时,突然有个老人从房里出来,我们急忙问好,说来这里看看。老人说,这是向阳店李家的旧宅邸,院子以前大多了,门口的巷子是从院子中间分开的。他还说李家以前在太原城有院子,晋祠还有百亩稻田。我感慨万分,这是母亲从前住过的院子,她在这棵枣树下生活过!而今物是人非,我和哥哥拿出手机拍照留念。

我以前对向阳店不了解,后来才知它是明清时期的太原名镇,与阳曲县的北小店、小店区的南小店并称“三店”。谚语道:“驮不完的西八县,填不满的向阳店”,那时晋北各地的游客商贩会集于此,是当时太原的重要商品集散地。向阳店还有几座古庙,每年都有庙会。转了很久,我与哥哥离开向阳店时,肚子有点饿了,于是,就到村口一家羊汤店喝了一碗羊汤。哥哥指着羊汤,叹口气说:“母亲从前肯定也在向阳店喝过羊汤!”



月 张广闻 真真配得上一个好名声  
月月开各种颜色的花  
月月鲜艳欲滴  
把烟火人间  
扮美了无数遍

季 诗摄

## 遍地都是蒲公英

邢占平 文/摄

母亲对所有的野菜情有独钟,而我却对开在田间地头的蒲公英更喜爱一些。

蒲公英,一种草本植物,味甘苦,性寒,人们选择野菜时,总少不了它。它又是一味中草药,现在喜欢喝蒲公英茶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
每当蒲公英开花的时候,点点金黄点缀在红花绿叶间,煞是好看。若远游到田野,那一片片的金黄令人炫目,虽然,它没有桃花那么娇艳,没有牡丹那么富贵,更没有其他花的芳香,但它是一种精灵般的存在,等到繁花落败时,那黄黄的、金灿灿的花儿如地毯般向远处延伸,构成了一幅黄花满地的奇特美景。

眼前,那一片蒲公英高昂着头,把它的不屈表现得淋漓尽致,我轻轻坐在它们旁边,细细欣赏着它的每一处细节,原来,蒲公英的根部为圆锥状,根系由粗到细,表面为棕色或深褐色,顽强的生命力扎根在田间、沟谷、山地、路旁。我就想,人生也当如此,只要你默默地奉献,在每一个盛开的季节,能把自己最美的一面留给人间,那便是何等的满足和骄傲。

记得小时候,总要掐一节蒲公英叶柄,放在嘴里慢慢咀嚼,一股涩涩的带有回甘的滋味刹那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。老母亲对蒲公英也有偏爱,每次到野外摘了蒲公英,清洗干净后,都要晾在窗台上,或者用开水焯烫后,储存在冰箱里,每当有人上火了,就会拿出一些来,煮汤供人们饮用。母亲的做法得到了好多中老年朋友的响应,每次,老母亲出去挖野菜,总有一拨人紧追其后,几次下来,好多人不仅会辨别叫不上名字的野菜,对野菜的功效也有了一定的掌握。冰心老人曾有诗:“成功的花/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/然而当初她的芽儿/浸透了奋斗的泪泉/洒遍了牺牲的血雨。”蒲公英的花虽然开得普通,但它却可以疗伤,它的每一条经脉都注满了大夫的医嘱。

满地都是蒲公英。开着小黄花蒲公英已经开始酝酿它的又一次蜕变,它要借助风的力量,把种子散播在每寸土地上,于是,小花变成毛茸茸的绣球,在风的鼓动下,种子开始了一场生命的漫长旅程。

我轻轻地摘下一簇“绣球”,放在嘴边用力一吹,仿佛童年的时光又回到了心里。

## 连载



17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弟弟更理解女人,更理解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母亲。比如,梁从诫说他母亲在伦敦时,年龄小,又是旧伦理熏陶出来的,不会嫁给一个大自己八九岁而且有了家室的男人,这说得过去,但是接来说,到

了1931年,更不会这样,就没有道理了。年龄小的时候不会做的事,未必年龄大了不会做。哪个女人当姑娘的时候,都会想着自己将来的丈夫跟自己一样,是个第一次结婚的人,可是这世上,大姑娘嫁给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结婚的男人的,还少吗?哪个女人还是姑娘的时候,都想着自己大了只嫁一回,可这世上再嫁三嫁的女人何止千千万万?

既然这么相信自己的母亲,为什么还要担心徐志摩不死,事情就难办了呢。可见还是担心这样的事会发生。天遂人愿,遂了梁从诫先生的愿,徐志摩早早死了,不会出现梁从诫先生担心的局面,谁能想到徐志摩是倒下了,后来又来了个金岳霖,不屈不挠地努力下去,居然差一点就成功了。这又怎么说呢?

林和徐之间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呢?现在能看到的事实是,1930年冬天,从沈阳回到北京(当时叫北平),查出肺病,第二年天气暖和以后,就去北京西山疗养。徐志摩和朋友们常去看望,有时朋友们回去了,他还要住几天。最长的一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,住了两个星期。有人说林徽因在西山住的是双清别墅,不是的,是住在双清别墅外面,一个斜坡上的几间平房里,她住一间,她母亲住一间,孩子住一间,还有一间是厨房。徐志摩去了,住在离那儿不远的甘露旅馆。徐志摩来看林徽因,一般是下午三四点到四五点,有时也出去到附近散散步。这些说明不了任何问题,只能说是一个男老朋友来看看一个女老朋友。

随笔

